



雨中情

(外一首)

□ 春 草

风雨晦暝蒙长安，
街巷里弄皆花伞。
曾记少时盼吉雨，
如今秦川似江南。

抒 怀

风一程，雨一程，
丝丝缕缕纤纤情。
岂得天宫福祥汤，
撒满人间得澄明！

秋雨的心思

□ 刘小元

生活不求大富大贵，只要平平安安健康健康，顺风顺意，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让生活简简单单，快快乐乐，在阳光下惬意的生活，在风雨中活得热气腾腾，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。

大自然最有意思，它能拿捏住每个季节，制造精彩绝伦的自然风光。

就说雨吧，春天，细蒙蒙的雨叫春雨，那是春暖花开，需要润物细无声；夏天，火辣辣的季节，需要暴风雨来匹配，于是上演雷阵雨，地里的庄稼说这解渴，庄稼人叫这是“电杆子白雨”，有时候叫“南拐子白雨”；到了秋天，连绵不断的雨季，一来就是十来天，甚至更长，咱乡下人说这是连阴雨，连阴雨最形象，下累了，就耷拉着媚眼板着脸，偶尔天空有点亮光，说这是亮上午，歇了一会，接着又

下，精神得很，再仔细琢磨，这个季节，大地上的庄稼是成熟收获的季节，下雨，是让庄稼能早早成熟，天凉好个秋，雨催庄稼熟；冬天，地里不长庄稼了，老天爷也清闲了，打着口哨，吹着北风，把雨变了花样，棉花絮的叫鹅毛大雪，像白砂糖的叫惨惨雪，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，像是童话世界，美妙极了。

其实，一年四季像散文一样，春雨、夏雨、秋雨，到了冬天是升华、是凝练、是诗情画意，是下一个春天的前奏曲，四季轮回，变幻莫测，妙不可言。

这段时间，从早晨到黄昏都在忙忙碌碌中，一连几天的秋雨，让我有点时间，待在家里，早上熬一锅南瓜芋芋辣子粥，把自己蒸的节节馍一掰，放碗里一泡，夹一块南瓜，吃一口泡馍，看着秋天的雨，肚子舒坦，心情愉悦，

幸福得像当了新郎一样。

雨，一直下。中午去大哥家，和大哥坐坐。看到我的到来，大嫂给大哥说：“兄弟来了，你去割把韭菜，中午咱吃饺子。”大哥穿了个外套，穿了一双拖鞋，打着雨伞，拿了个刀片刀去院子割韭菜了。大哥叨叨着，这天下得没完没了，割一把韭菜，看把人淋成啥咧。

睡了一会儿工夫的小孙子起来了。这小家伙一岁多一点，轱辘一下爬起来了，跌跌撞撞在炕上一脚深一脚浅跑个不停。大哥总是在身后，伸出双手保护着。

大嫂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，没多久，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出锅了。

农村人吃饺子比较简单，一盘饺子、一碗汁子就搞定了，饺子浇上辣子葱姜蒜汁子，那香味是真解馋。

前几天一位朋友说去城里吃饺子，却摆了一桌子菜，主家端了一盘饺子放在饭桌中间叫大家吃，他以为是一人一盘，浇了汁子，端起盘子就吃，其他人看了，也没有人说，把主人闹得尴尬，其他人一个饺子也没有吃成，他吃完了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后来才明白，人家城里人吃饺子是一盘饺子大家共同吃，人家讲究的是吃菜，咱农村是实打实的一人一盘盘吃饺子。

雨还在下。我家月星在城里打来电话说：“吃饭了吗，把饭做得好好的，下雨天冷，把那个带绒的衣服穿上，暖和。”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月亮星星没有出现在夜晚的天空，它们正在路上，今晚一定会来到我的梦里。

燕山下的秋日

□李亚军

展痕处处

那年国庆节后，恰巧到北京出差。赶上了周末，就去看了香山的红叶，还想到燕山里边看看。于是，就约了在京的师妹。

南京毕业后她分到广州，工作了几年后转到了地方，一度漂在了北京。有着军地两翼的经历，有了南北两都的阅历，她好像在哪都能走得开，对什么都在行。那天一大早，她开车来接我们，说已经安排好了一天的行程。

车出国大，向北向东，进入京藏高速，从昌平进入十三陵景区。山是燕山余脉，不高，但群山怀抱，名为天寿，被视为风水宝地，先后埋了大明的13个皇帝。定陵的地宫像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，高27米，可与西方的教堂比肩；面积超1000平方米，比普通的教堂稍大。它是万历皇帝用时6年为自己修建的。工匠从侧甬道下挖而入，挖好大洞，从附近百里的山上采来青色方石，严丝合缝地砌垒，形成坚固的穹顶。地宫分前室、中厅和后室三部分。各室之间分别有两道神奇的大门，门由两扇整块的黄色玉石组成，玉石大板表面雕刻成皇家大门的形制。顶部用一块长10米、重10吨的条石做横梁，固定着两块玉门扇。门扇合闭关严后，从外面绝对无法打开，维护着宫内安全，守护着亡帝清静。置身其间，在感叹中有了些对比。西方人用几十年、几百年建造石质教堂，供奉上帝，教化子民；东方人则用几年、十几年建造同样宏大的地宫，供奉亡帝，维护尊严。

从地宫出来，站在高处极目四望，可以看到十三陵壮观又无奈地散落在怀抱的群山之中，心中无限感慨，却不知何以表达。取车，择一乡道，前往柳沟。道路两边是整齐的大杨树，树叶正在泛黄，映着金色的阳光，感觉前路辉煌。柳沟的豆腐在京郊很有名，当地人办起了农家乐，整个村子都卖豆腐宴，吸引了不少食客。人一家院子，掀开一个门帘，坐在小桌旁，围着一个红泥小火炉，感觉菜香暖胃，火光暖身，里外的通透和开心。饭后，三个人兴趣大增，继续前往永宁古镇。

永宁古镇被誉为京郊第一镇，可能因为它处在燕山之中、长城之外，是京畿最北的镇子。古镇中央有一个几十米高的玉皇阁，四面来风，牵着东南西北四条大街。从塔基的穹洞可见三面有山，小镇被燕山诸峰环抱。街道路宽屋矮，冷风吹过，更觉街宽人稀。街边的房子仿古而建，或一层或两层，统一的朱红色门窗。店有各类，不乏现代的电子、摄影门市，倒

是街上的流动小摊更吸引人，在叫卖着山核桃、干蘑菇、木耳、野果，还有个头超大的萝卜、葫芦，以及竹编家用品、铁制农具等。竟然在一个店里看到整卷的各式花布，顿觉一下穿越了30年，回到小时候农村的旧市上。一个人沿街想走到尽头，默默地走着，脑海中忽然有了燕山南北千年来的刀光剑影，有了各族各式的旗帜飘扬。一切都消失在历史中，一切又都行进在历史中。

告别燕山的边镇，携带燕山的长风，我们沿延疏路向西返程。途中看到路北有一片亮黄的林子，喜欢花花草草的师妹兴奋地说：“进去看看吧，不然擦肩而过，就会永远错过。”这么说时，她已经把车拐进一条小路，径直开到了黄叶林边。

北京是世人向往的大都市。出差来了几十趟，从头到尾的感觉都是大，地大、地大、楼大、楼大、桥也大，大得让人不得不小心翼翼。有一年在盘古大厦下给师妹打电话，她那时租住在奥体公园边上，说住在那四个大字下的一个楼里。抬头四望，密密麻麻的楼房，密密麻麻的窗户、密密麻麻的鸽子窝，看着都眩晕。转念又想，在那些窗口里的人眼里，自己也许又会像一只蚂蚁。所以，更喜欢看路边的树，夹道的槐树、梧桐和银杏，虽然有古城的老，却都那么亲切可人。没想到燕山脚下，看到了这样一片金灿灿的白杨树，像银杏一样热烈又奔放。

停车，下坡，进入林中。林中的树叶全都黄了，黄在枝头也黄在地上。跟着她们兴奋地往里面走，脚下是落叶干爽的声音，枝头是金叶相触的声音，心里满是秋阳的暖意。那一刻，黄叶上的蓝天更加透亮，黄叶外的青山更加翠绿，天地因这干净的黄更加明净。凝望着这样的黄，似乎可以看到京城里的黄，那样的黄自带贵气，不如这般的可亲；似乎看到陕北高原上的黄，那样的黄原本质朴，不如这里的亮爽。于是，想到了刘禹锡眼里的秋，那种胜过春朝的秋，那种内外透彻的秋，那种醇和温暖的秋。低头看着身边的拍照人，不知道这些陌生的朋友，是本地专门来踏秋的，还是外地邂逅遇到的，个个兴高采烈，上下左右、高高低低，恨不得把周围的一切都抢入镜头、塞进心里，珍藏一生。可以想象，当冬雪埋咽时，拿出这样的照片，一定会带来扑面的暖意。热爱生活的人，总会找到温暖自己的办法。

七八年过去了，这个周末的午后，一家人在秦岭山下闲逛时，妻子说，希望卢河河谷很快也会有成片的黄叶。猛然间，我想到了燕山脚下的黄叶，想到了仍在四处追风的师妹。

家门口的湑河

□同亚莉

东西走向秦岭脚下的一条小河
像飘带一样围绕着秦岭兜兜转转
在家门口默默流过
千年如一日

秦岭的高峻没让她顾影自怜
黄河的著名没使她犹豫
她奔腾向前，奔向母亲河
一如既往，无视世界的变化

两岸的花红了，柳绿了
不左右湑河的流速
旁边有人挖沙了，栽树了
湑河包容的流向都不曾改变

满坡的草长莺飞
惊扰不了湑河默默的梦境
世代的人事更替，没阻止她
一味地向前，向前

湑河两岸的土地和万物
在她的滋养下生机勃勃
花在笑谁，鸟在说啥
都消失在默默流淌的水中

湑河默默流淌的水中
隐藏着世代父老乡亲的乡魂
现代语言的文明
在翻滚的浪花中与古老的乡音交汇

(作者单位:陕汽集团)

花盆无泪

□张天乐

口一阵心酸，思绪中充满了伤感，霎时间在脑海里跳跃出一句不尽相关的诗句来：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
那天，我顾不得擦洗满屋的积尘，开始抢救我的绿植，充足的浇水，再挪到室外，希望它能够起死回生。此后的连续多日，我都在抢救的焦急心中，在细心地观察等待中。然而几个月过去了，奇迹还是没有出现，我的绿植是真的再也没有一点绿色的痕迹。

离开绿植的日子，虽然生活还在继续，但是心里总在纠结。每天似乎都是怅然若失，空落落的感觉，甚或再也没有痛快淋漓地开心笑过。寂静的深夜里，我还在踱步反思，想当初花盆闲置的时候，也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现在又返回到空置样，怎么就难以承受了？还有什么寄托的希望

里边？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总有一丝牵挂在心中，也许正如古人所言，那种心结，拿起来容易，放下来就难了。

开春时，我要在花盆里重新栽种绿植，重新美化生活。当我从花盆里挖出原来的枯根时，恰似无泪的腮帮子，更让我多生了一份怜悯，根部是从生机旺盛到干枯竭尽，再到逐渐腐烂，一个鲜活的生命过程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似乎能想象到它经受干涸时候的苦苦挣扎，面对孤立无援时候的竭力求救，走向末路也是它无奈的选择，社会与自然界都是爱莫能助的，也许这就是它的命运吧。

现在，花盆里新的绿植也培育起来了，与原来有相似的枝叶、相似的色彩，也有相似的新鲜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更多了一些精心呵护、一些责任担当、一些心路历程。



大美安塞

薛涛 摄